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吴兴勇译

文学典藏书系
U ERTONG WENXUE DIANCANG SHUXI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闪烁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光芒的长篇小说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成长的励志经典

CI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吴兴勇/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吴兴勇译.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6
(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 升级版)

ISBN 978-7-5562-0247-8

I. ①钢… II. ①奥…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787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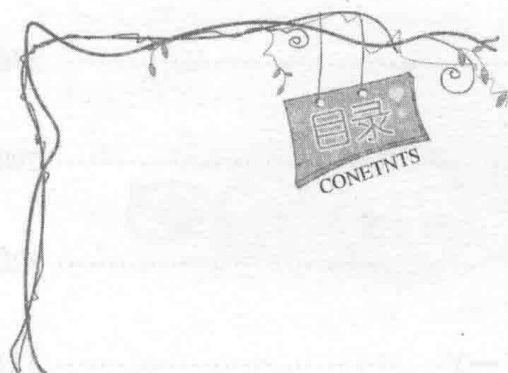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聂 欣
装帧设计: 罗俊南 陈 筠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版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尹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4年7月第2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刷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第1章		001
 第2章		028
 第3章		055
 第4章		095
 第5章		119
 第6章		144
 第7章		195
 第8章		237

 第9章	276
 附注	298
 主要人物表	320
 次要人物表（一）	322
 次要人物表（二）	324
 阅读指导	328



第1章

“过节以前你们当中上我家回答功课的，都站起来！”

说话的是一个面部皮肤松弛的长者，身穿长袍^①，脖子上挂着厚重的十字架，十分威严地看着全体学生。

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从凳子上站起来，这时长者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凶恶的光，仿佛能把六个学生从头到脚刺穿。孩子们胆怯地望着这个穿长袍的长者。

这个长者是个神父，名叫瓦西里，他朝两个女生挥挥手：“你们坐下。”

她们赶紧坐下，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

① 这是一种东正教僧侣穿的窄腰肥袖长袍。



他的目光集中在四个男孩的身上。

“到这儿来，亲爱的宝贝！”

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挪开椅子，一步步迫近挤成一堆的男孩们。

“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谁会抽烟？”

四个男生小心翼翼地齐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会抽烟。”

“你们这群坏蛋，都说不会抽烟，那么是谁往面团里撒烟末的？真的不会抽烟吗？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分晓！把口袋翻过来。喂，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口袋来！”

三个男孩开始在自己的口袋里掏摸，将掏出来的东西一一摆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检查每个孩子的口袋，想在线缝中寻找烟丝的碎屑，但他什么也没找到，便转向第四个孩子。这个男孩长着一双黑眼睛，穿着灰色衬衣和蓝色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干吗像木偶似的站着不动？”

这黑眼睛的男孩心头隐藏着恨意，看了神父一眼，压低声音说：“我没有口袋。”说着，伸手摸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查不出糟蹋面团的恶作剧是谁干的吗？你以为这一次又可蒙混过关，继续赖在学校里不走吗？不，小宝贝，这次我不能饶恕你。上次你母亲苦苦哀求，我才把你留下，这回可到头了。赶快离开这个班级吧，滚吧！”说着，他使用劲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





里，随手关上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被吓得蜷缩在座位上。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撵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日卡是这件事的见证人。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去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候，他亲眼看见保尔将一撮黄花烟草^①撒在神父家准备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上。

被逐出教室的保尔坐在最下面的一层台阶上，心中思前想后，很不是滋味。他感到自己无面目回家见母亲，母亲对他自然很关爱，但母亲也够辛苦的了，她在一个消费税视察官家中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他怎么好意思将这事向母亲说呢。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那个该死的神父。可我干吗撒烟末呢？是谢廖日卡唆使我干的。他说：‘咱们给这有害的毒蛇撒点作料。’于是，我们便将烟末撒在面团上。可现在谢廖日卡没事，我却说不定会被开除。”〔附注1〕

他早就对瓦西里神父怀有敌意，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有一次，他在学校里跟同学列夫丘科夫·米什卡打架，任课教师罚他留校，不准回家吃午饭，但又生怕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淘气，便领他到二年级的教室里和年龄较大的学生们一起听课。保尔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是一个瘦子，穿着黑上衣，正在跟学生

① 又称山烟，马合烟，是一种下等烟草。

们讲地球和天体。保尔不听则已，一听吃惊得目瞪口呆，原来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天上闪烁的星星原来也有地球这么大。他越听越觉得心中充满了疑团，他真想站起来说：“老师，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但是他怕挨罚，不敢问^①。

保尔的圣经课成绩不错，神父平时总是给他五分^②。祈祷文和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他爱听创造世界的故事，对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如数家珍。因此，他打算请瓦西里神父解答他心里的疑团。在下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一得到允许，他就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话犹未完，瓦西里神父就大声吼叫起来，他只好慢慢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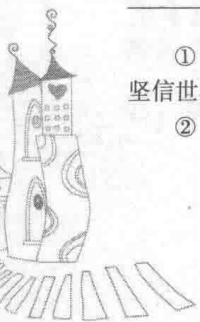
保尔还没来得及申辩，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后，挨了一顿毒打又饱受惊吓的他已经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回到家，又遭到母亲的打骂。

第二天妈妈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读书。打那以后，保尔恨透了神父，既恨又怕。他生性不能容忍对他稍加侮辱的任何人，当然也不会忘记神父没来由的这顿毒

① 原稿中有：“保尔也信教，他母亲是个教徒，常向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他坚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不是几百万年，而是不久前的事。”后来删去。

② 俄国实行五分制，五分是满分。





打。他把仇恨埋在心里，不显露出来。

后来这男孩又一再受到瓦西里神父的歧视和凌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教室；有时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道到神父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时候，他就把一撮烟末撒在用来做复活节的奶渣甜糕的面团上。

谁也没看见这件事，但是神父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全都拥到场院里，围住保尔，问这问那。他脸孔铁青，无语对答。谢廖日卡没有从教室里出来，他内心有愧，可又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朋友。

从教师办公室的一扇打开的窗户里，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探出头来，他那沉重严肃的声音使保尔直打战。

“让柯察金马上到这儿来！”他呼喊道。

于是，保尔怀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餐厅的老板是个中年以上的人，苍白脸，长着一双失去神采的淡色眼睛，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年龄？”

“12岁。”做母亲的连忙回答。

“好吧，我留下他干杂活。先说好条件：每月工钱八卢布，干活的日子包饭，干一个昼夜，回家歇一个昼夜，可不准

偷东西。”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他手脚干净，决不会偷东西，我敢担保。”母亲慌忙说道。

“那好，让他今天就开始干活。”老板吩咐说，转身叫那个和他一起站在柜台后面的女售货员：“济娜，领这个男孩到洗碗间去，告诉弗罗霞，让他顶替格里什加干活。”

女售货员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点头，就穿过拥挤的餐厅，颇费力地走近通往洗刷间的侧门。保尔跟在他后面。他母亲三步当两步地和他们走在一起，匆忙细声叮咛说：

“你，帕夫卢什卡，亲爱的，干活可得卖力气啊，千万别再因自己的行为受人凌辱！”

她停下脚步，以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向大门口走去。

洗碗间的工作够紧张的了：待洗的盘碟和刀叉堆积如山，都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几个女工使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手脚麻利地在擦洗这些餐具。

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小伙子，年龄比保尔稍大，头发仿佛从未梳理过，蓬松而散乱，正在忙着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碗碟的大锅里的水不停地沸腾着，使得整个屋子都充满蒸气，保尔刚进来的时候，连女工们脸上的五官都分辨不清楚。他有点手足无措，呆立在那儿，不知该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是他该站的位置。

女售货员走到一个忙着洗碗的女工跟前，抓住她的肩膀，





说：“弗罗霞，这是派给你的一个新伙计，让他顶替格里什加。你告诉他该干什么吧。”

济娜回过头来，指着那个名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工头，她说的话，你得听，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她就走回餐厅去了。

“知道了。”保尔轻声地应答着，同时疑惧地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弗罗霞。

这个洗碗间的女工头擦擦额头上的汗，从上到下把保尔打量了一番，似乎在估摸他的干活能力，接着卷起胳膊上往下滑的衣袖，说起话来，她的悦耳而浑厚的嗓音减轻了保尔心中的疑惧。

“小伙计，重活你干不了，只能派你干些杂活。你瞧，这是个开水炉，你从清早起就得将水烧开，让炉中一直有开水。当然，生火的木柴也得你自己劈。还有，这些茶汤壶也归你照管。一有需要，你得帮忙擦刀叉、倒脏水。小伙计，要干的活挺多，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一口科斯特罗马方言，“a”发音很重。保尔听到这种熟悉的方言，又看到她红通通的脸上长着一个短而翘的可爱的小鼻子，心里不由得宽松了许多。

“这位大婶看样子脾气好。”他心里想道，于是壮起胆子问弗罗霞：

“大婶，这会儿我该干什么呀？”

“哈哈，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保尔这句问话在洗碗

间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女工们的笑声盖没了余下的话，他只好闭嘴。

“哈哈！”弗罗霞自个儿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这也难怪，由于屋里全是蒸气，很难看清楚弗罗霞的脸。因此保尔错认她为上了年纪的“大婶”，其实她处于花样年华，芳龄才18岁。

保尔十分窘迫，不知如何是好，急忙转向一个男孩，问道：

“我这会儿该干什么呀？”

那男孩嬉皮笑脸地取笑他说：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一件一件地教会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他就从另一个门走进厨房去了。

洗碗的女工们中间，有一个年岁不轻的大姐，她怜惜地对保尔说：“到这儿来吧，你暂时没事干，就帮我擦洗刀叉吧。你们干吗哈哈大笑？不就是这男孩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吗？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用牙齿咬住毛巾的一头，用手使劲拉紧另一头。将叉子的齿在这上头来回蹭呀，擦呀，要擦得叉齿上不留下一点脏东西。咱们这儿对这项工作要求很严格。那些用餐的老爷们总是留心察看叉子，万一发现上面有点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马上叫你滚蛋。”

“老板娘？你说的是谁？”保尔感到莫名其妙，“你们这儿只有一个老板，今天雇用我们的人就是他。”

那女工哈哈大笑起来：





“孩子，你初来乍到，不知这里的奥妙，咱们的老板只有个虚设的招牌，他是个窝囊废。这儿什么都是老板娘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多干些时候就会看见她的。”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餐厅服务员走了进来，都端着一大堆肮脏的碗碟刀叉。其中一个宽肩膀、乜斜眼、四方大脸的服务员说：

“快点干，十二点的火车眼看就要到了，可你们还在这里磨蹭。”

他瞧了保尔一眼，问道：

“这人是谁？”

“这是新来的伙计。”弗罗霞回话说。

“哦，新来的做手。”他点头说。“喂，这么着，”他伸出一只有力的手按在保尔的肩头，将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吩咐说，“这两个大茶炉就交给你了，你可得一直照管好，可你瞧，现在一个熄火了，另一个也光冒烟，今天的事不要你负责，要是明天的茶炉仍然是这样的，你可得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打工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第一天的活干得可卖劲了，可以说打娘肚子里出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努力过。他明白，这儿可不是在家里，在家里可以违拗妈妈，可这儿呢，“乜斜眼”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听吩咐就得挨耳光。

两个茶炉挺大，它们的大肚子里可装四桶凉水。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立刻从茶炉里冒出火星。

紧接着他提起一桶脏水，飞也似的跑到污水池边倒掉，同时手脚麻利地把一些潮湿的木柴堆在大锅旁边，接着又把一些湿抹布搭在水烧开了的茶炉上面烘干。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很迟的傍晚时分，筋疲力尽的保尔才走到下面的厨房里去吃饭。有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的背影和他走后刚掩上的门，怜惜地说道：

“喂，这孩子可不简单，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他家里准是揭不开锅了，才打发他出来做工的。”

“你说得没错，这是个懂事的孩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很快就会想办法偷懒的。”卢莎表示不同的意见，“所有来这儿的人开始都很卖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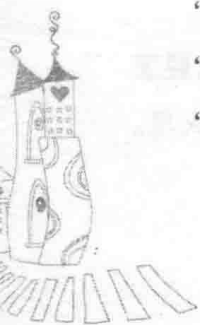
保尔手脚不停地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7点，他身上——一丝儿气力也没有了，这时他才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班的——一个胖圆脸的长着一双无赖的眼睛的小伙子。

这男孩子首先察看了一番，终于相信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茶炉的水也烧得滚开，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唾沫，发出“嗤嗤”响声，同时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敢和任何人打架的姿势，斜着白眼，打量了保尔一下，用不容违拗的口吻说：

“喂，小鬼！记好，明天早上准6点来接班。”

“干吗6点来？”保尔问，“要知道是7点接班呀。”

“人家7点接班是人家的事情，你得6点来。狗东西，你如





果还敢吠叫，我就要在你的脸上留下印记，那时你的相片上将添一点鼓出来的东西。你这无名小卒，也该掂量一下自己的轻重，新来乍到，就敢逞英雄么？”

刚交完班的女工们充满好奇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架势激怒了保尔，他朝自己的接班人逼近一步，真想揍这个男孩一下，但又担心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只得强咽下这口气。他铁青着脸说：

“你放安静点，别瞎胡来，不然就自讨苦吃，论打架我丝毫不弱于你。若不信，请试一下吧。”

对方吓得朝大水锅跟前倒退一步，吃惊地瞧着怒发冲冠的保尔。如此坚强的反击是他万万料不到的，他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哼，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嘟囔着。

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总算平安无事。保尔迈着大步，朝自己的家门口走去，他的心境特别好，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以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在干活，谁也不能说他是吃闲饭的人了。

一轮朝阳从锯木厂的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保尔家的小屋快要看得见了，瞧，不远了，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带有花园的宅院后面。

“妈妈大概起来了。我呢，下工回家了。”保尔心里想，一边吹哨，一边加快脚步。“学校把我撵出来，不一定是件挺坏的事情。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我好好念书的。现在

我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正想着，已经到了家。在推开小门的时候，他又记起刚才的不快：“啊，还有那个黄毛小子，我一定揍他的狗脸，一定揍他。”^①

母亲正忙着在院子里生茶炉，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急切地问：

“哎，怎么样？”

“很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他看见，从敞开的窗户里露出了他哥哥阿尔青宽阔的脊背。

“怎么，阿尔青回来了吗？”他问道。心里颇有点慌乱，生怕因学校里的的事受到哥哥的严责。

“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犹豫不决地推开房门，走进屋子。

身材魁梧的阿尔青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保尔。这时他扭过头来，瞧着弟弟，从浓眉底下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小子回来了？哎，你调皮捣蛋真到家了。”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来说是一道难关。

“阿尔青已经全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他准会大骂我一番，说不定还会打我一顿。”

^① 原稿中还有下面的话：“我一定要给那个混账小子一个耳光，我当时就应该抽他的耳光，即使失去工作也在所不惜。我非揍他一顿不可。”后来删去。

